

甘河畔，回溯一处老院的过往

当我决定要写我们许家的老院时，我再一次沿着故乡的那条河流行走。老院早就衰败了，可我还没有收罗尽它曾经的记忆呢。

既然是记忆，那就都是些过去的事儿了，怎么可能收罗尽呢，况且，老院曾涌动的欢笑、曾进进出出的身影，以及曾有过的一切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！

老院留下的踪影

许家老院，位于甘河村村东（村里的老人们称“东头”）。老院以东，甘河水曾缓缓流过，滋润着一个村子的好风水。

大院究竟是哪年建起来的、最初是谁家建的，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了。从建筑风格来推测，大概建于清晚期吧，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建筑，可算是当年甘河村里数一数二的好院子。或许，建房的工匠就来自甘河两岸，伴着河水的喧响，让一座大院拔地而起。

大院坐北朝南，整体呈倒“凹”状，分东西两院，中间由一座独立的院落相连。整座院落有房舍约30余间，除了住人的屋子外，还有仓房、碾房、茅房、牲口圈等，但没有水井，吃水要到外面的井里去挑。然而，院子在建国后被多次改造，已经没有什么清代四合院的特征了，连窗棂也不再是传统纹样，尤其是大门，早已面目全非。

大院的“点睛之笔”，是一座高耸的绣楼，许家人将其称为“楼房”，也因此，我们双义和的老院被村里人称为“楼房院”。这绣楼位于楼房院居中靠后的位置，距地面约三四米的高度，是清代单檐卷棚顶建筑；正面开一门二窗，东西山墙各开一小窗，屋顶满覆灰瓦，出檐覆兽头纹样的筒瓦和花卉形状的滴水。当年，能建这么一处大院，主人一定有着殷实的家境，防火防盗必不可少，想必，高耸的绣楼也兼具了防御的功用吧。

上世纪60年代之后，随着许家人口增多，大院变得拥挤了，再也住不下那么多人，于是，我爷爷和我三爷爷便陆续迁了出来，在老院以东新盖起了院落。我父亲出生成长在老院里，而我们姐弟几个则在新盖的院落里出生。许多年后，当我懂得老院对许家的意义时，祖辈们相继都故去了，老院愈发显得风烛残年。

背影渐次远去，留下来的，不是故事，便是传说。

故居远去的记忆

许家老院里，当年，人口最多时近百，流传下好多故事，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主角儿，当数我的二爷爷许伸了。

我没有见过这位二爷爷，我父亲也没见过。他是位手艺极佳的裁缝，解放前在内蒙的丰镇一带开裁缝铺，据说，他看着人的身形，就知道衣服的大小尺寸了，可见手艺之高超。二爷爷虽说是个舞针弄线的裁缝，但长得人高马大，人称“九斤虎”。他侠肝义胆，一身好武艺，多少人都不是他的摔跤对手，据说他用牙咬着装了一百多斤黑豆的毛口袋还要登着木梯上房。

曾经住在院里的人陆续搬走后，那院子便失去了应有的维护，连之前的修修补补也没有了，终至院墙倾圮，不少房舍倒塌，俨然成了一片废墟。废墟之上，丛生着曼陀罗、繁穗苋、灰绿藜，杂草没过了人的小腿。门口的那个碌碡还在，可门前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却很少再走回熟悉的身影了，只剩下一片寂寥。绣楼也还高高耸立着，楼顶上，灰瓦俱在，檐下的飞和椽也在，且门窗完好，尽管如此，余晖照在上面，难免还是有一种让人心痛的沧桑。

最近这些年，听说有外地的打工者，将老院能住的房子租了下来，拾掇拾掇，又住了进去，使这院子勉强又有了些生气。听说，偶尔还会有收藏爱好者，摸进我们的老院里去“寻宝”，捡些带花纹的砖瓦什么的。老院虽说曾经气派，但主人并非显赫之家，所以，散落的残砖碎瓦之下断不会有什么“宝贝”，只镌刻着普通人家的往事而已。

这些外来的打工者和收藏爱好者们，知道这院子的年头吗？知道它曾经是甘河村里最好的院落吗？想必不会知道，而从我的高祖许登龙算起，这院子总共出过五代人，别说是外人，就是这五代人中中年长的健在者，也想起几桩过往的故事了吧。

古堡、古寺、古槐、古钟，旧时光渐行渐远，隐隐诉说着无法言表的苍凉，而游子却总是空手还乡。村子衰落了，我们许家老院也不可能永存，迟早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或许是新建的住宅，也或许是宽广的大道，连接起村人渴望的城市繁华。然而，乡音难改，乡愁长存，不管到何时，这片土地永远都是我寻索的根之所在。

文/图 许玮



时间掀起的潮声

在每个人心里，故乡都是散发着热度的土地。

我的故乡，在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甘河村，村子因一条叫“甘河”的河流而得名。

甘河，由西向东，蜿蜒流淌。河的中游，有一座村庄，曾名“德润堡”，原址在甘河南岸二里处。大约是明朝万历年间吧，为了抵御外来侵扰，村民合力修筑起了高高的黄土堡墙，有堡门、有瞭望台，坚如堡垒、易守难攻，以此护佑村民的安宁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村人依河定名，把“德润堡”改成“甘河村”。“德润”二字，折射着厚重温婉的文化积淀，而“甘”字，更直接地体现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。

自从更名“甘河村”以来，一条河与一个村子水乳交融了。

那个时候的甘河，泉水涌动、清澈见底，河水无声流淌，流到了时间深处，也流到了记忆深处，默默滋养着甘河两岸的土地。甘河村的数千口人中，以王姓、刘姓、许姓、侯姓居多。某个姓氏在村子里占多数，对这个家族来说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，不但证明着人丁兴旺，似乎在村人眼里还很有些“势力”。我们许家是甘河村的大姓之一，但许姓何时扎根甘河这片土地，恐怕不会有定论，按老辈人的讲述，或许也是历史上洪洞大槐树移民的结果吧。

据说，甘河村许氏家族最早的祖先叫“许宝”，是我们的“鼻祖”。他在甘河这片土地勤恳耕耘，娶妻生子，代代繁衍。2015年夏天，我一边沿着甘河找寻许家的过往，一边收集整理资料，和几位叔伯一起编辑许家的家谱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我们已无法查找到更早的祖辈的详情，只确切地追溯到了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——许廷璋，也就是我的“列祖”那辈，而先祖许宝，这位我们许家在甘河畔最早的“拓荒者”，永远地存在于后辈的想象中了。



许家老院里的木雕



甘河村保存至今的明代铁钟



甘河古堡巍然屹立的角墩



许家大院耸立至今的绣楼